

云南西部洱海区域南诏时期诸城址功能性质的分类归纳

何金龙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昆明 650118)

内容提要: 云南西部洱海区域南诏时期近十座城址的功能、性质不同,可分为五种类型:1. 都城类;2. 军事防御城类;3. 祖庙城类;4. 软禁城类;5. 封邑城类。其平面分布由内向外又可归纳为三个层次:1. 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2. 军事屏障;3. 外围后方根据地。无论是五种类型还是三个层次,其目的只有一个:保证其统治的稳固和满足南诏统治者生活的舒适享受。从客观效果来看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的。

关键词: 南诏;城址;洱海地区;分类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本文所说的洱海区域指的是云南省西部的洱海坝子¹及其南面附近的巍山坝子、弥渡坝子等。这一区域是南诏政权的发源地、京畿地区和统治中心,也是南诏政权能实施有效统治的地区。为此,南诏政权在这一地区构筑了至今仍有遗迹可寻的近十座城址,其密集程度可谓空前绝后,充分说明该区域对南诏政权的重要性。

这近十座城址密集于此,它们的功能、性质等是都一样还是各有区别、侧重呢?它们有什么层次之分吗?对此问题似乎尚没有人进行过系统全面的梳理分类。笔者在领队对南诏太和城遗址、德源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及后来撰写报告期间注意到此问题,遂进行了一些梳理分类归纳,现不揣浅陋作为拙文《南诏都城防御体系“九重城”的梳理研究》的姊妹篇²呈献于方家学者指教。

一 功能性质分类

(一) 都城类

南诏政权在建立之后出于统治、安全、形势和生活舒适等的需要曾三易其都:先为太和城,次为大厘城,最后为阳苴咩城。其中以阳苴咩城使用的时间最长,长达120年左右;而大厘城最短,只有最多短短的三、五年时间;太和城则为40年。一个政权先后三易其都,这种现象在古代尚不多见。现兹将其定、迁都的缘由、时间及特点等分述如下。

1 太和城

太和城原名大和城,“夷语山坡陀为和,故谓大和”³,位于今大理坝子南端大理市区和大理古城之间的太和村所在地及其四周,原为河蛮所居之地,在南诏占领之前即已为洱海坝子的三大城邑之一(另外两城为大厘城、阳苴咩城)，“河蛮自固洱河城邑”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太和城为皮罗阁攻占(“大和城、大厘城、阳苴咩城,本皆河蛮所居之地也。开元二十五年,蒙归义逐河蛮,夺据大和城”)⁵,皮罗阁随即对太和城进行增修扩建(“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筑太和城”)⁶,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由蒙舍迁居定都太和城⁷,太和城遂成为南诏政权建立后的第一座都城,直至唐大历十四年(779年)异牟寻即位迁都大厘城为止⁸,太和城作为都城达40年。

太和城地处滇西横断山脉的苍山马耳峰与佛顶峰间的东西向狭窄冲积扇缓坡上，西高东低，西陡东缓。据笔者实地考察，从大理坝区南诏几座城址的地形来看，太和城地势最不平坦，最靠近苍山脚，甚至还把苍山佛顶峰之麓的小山核桃山包括在内作为内城，与阳苴咩城、大厘城等平坦、开阔、距苍山脚较远等地形地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交通生活等相当不便，故实际上太和城所在地的地形地势不适合为都。为何又偏在此定都呢？这与南诏初期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南诏定都太和城时立国未稳，北有吐蕃窥视，洱海区域的河蛮在北迁至吐蕃庇护的三浪诏（今剑川、洱源等地）后，也时刻蠢蠢欲动，欲卷土重来，因而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看，此时的都城必须易守难攻，便于时刻了望了解敌情；北面距吐蕃也不能太近，太近则对来自吐蕃、三浪诏和北逃河蛮的威胁时刻提心吊胆。在大理坝区原已有的河蛮城郭中，太和城无疑最符合以上条件，首选太和城为都城是顺理成章的最佳选择，太和城因而成为南诏的开国都城，其以军事防御为主的色彩和特点也就相当浓厚突出⁹。例如站在高出外城缓坡近150米的内城金刚城（在佛顶峰麓的核桃山顶。其名的由来，系“天宝六年（747年）十月，筑太和城，因唐赐金刚经至，故名金刚城”）¹⁰，可南北各远眺数十里，整个大理坝区有何敌情，在金刚城上了望一目了然，完全有充裕的时间进行防御准备。后来两次天宝战争的胜利，证明了南诏当初定都太和城确实是最佳选择。

2 大厘城

大厘城因其所在地为南诏“史城”所辖故又名史城，即今大理坝子北部的大理市喜州镇及其四周，著名的“蝴蝶泉”就在大厘城附近。此城在南诏占领前即为河蛮所居之地并为洱海坝子的三大城邑之一，因“邑居人户尤众”¹¹，很可能名列三大城邑之首，它先为邓赅诏咩罗皮据之，后为南诏所占，“邓赅……咩罗皮……与蒙归义同伐洱河蛮，遂分据大厘城”；“后数月，又袭破咩罗皮，取大厘城”¹²。

太和城地形地势的特殊使它成为南诏政权建立后的首任都城，但由于它交通生活等的不便，决定了南诏不可能长期以太和城为都城，一旦站稳了根基，消除了北面吐蕃和三浪诏等的威胁，统治得到了巩固，南诏政权就要另觅比太和城更佳之地为都。谁不想生活得更舒适、更方便一些呢？统治者尤其如此。因而在天宝战争后，南诏既打败了东南面来犯的唐朝军队，北面又与吐蕃结盟和好，站稳了根基，任一方面都没有了威胁，遂开始考虑迁都之事，它们相中了大厘城，这里地势平坦开阔，有利于生活及交通的便利；又“邑居人户尤众”，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因为一座城池特别是都城不可能只有政府衙门居住于其中的），早在南诏政权建立之前及初期就因是一座人口众多繁华热闹的城市（喜州今仍是洱海坝子除大理市区、大理古城外人口众多繁华热闹经济发达的乡镇村邑，其它乡镇无谁能与之一比）而声名远扬，引得连远在北面几十公里外的邓赅诏主咩罗皮也都放着都城邓川城不在，而舍近求远多住在大厘城，“咩罗皮多在此城”¹³。第二任南诏王亦是如此，“阁罗凤多由大和、大厘、邓川来往”¹⁴。阁罗凤为何要在三城之间来往呢？大和城是都城自不用说；邓川城是南诏在北面的防御屏障，一出此城即是时刻觊觎洱海坝子的吐蕃和北逃欲卷土重来的河蛮，阁罗凤放心不下，时刻去那里巡视防务；去大厘城干什么呢？只能解释为大厘是繁华热闹之城，阁罗凤经常去那里居住游玩看热闹，顺便了解了解民情。就是在南诏迁都阳苴咩城后，后来的南诏王们仍是经常来大厘城游玩，“大厘城……，并阳苴咩并邓川，今并南诏往来所居也。家室共守，三处如一”。¹⁵ 总之，无论南诏早中晚期的哪个王都是在都城、大厘城和邓川城之间来回活动，都少不了大厘城，况且大厘城“东南十余里有舍利水城，在洱河中流岛上，四面临水，夏月最清凉，南诏常于此避暑”¹⁶，去该岛最近的城就数大厘城，大家都喜欢往大厘城跑并住在那里，说明那里相当诱人，距避暑胜地洱海中的舍利水城又最近，大厘城因而成为南诏新都的最佳选择。

因此，异牟寻即位后，将都城由太和城迁至大厘城，“至异牟寻又迁于喜郡史城”¹⁷，“唐大历十四年，异牟寻立，初迁史城”¹⁸。但不久，诏、蕃联军攻西川为唐军所大败，吐蕃迁

怒于南诏。尽管此时刚迁都于此不久，有些舍不得离开，但异牟寻忧虑大厘城北距吐蕃太近，惧怕吐蕃威胁到大厘城的安全而为之不安，遂将都城自大厘城南迁至洱海坝子南部的阳苴咩城，“又徙居羊苴咩城”¹⁹，“引吐蕃寇蜀，败还，四年，始改筑羊臝苴咩城，徙居之”²⁰。故此，大厘城作为都城的历史相当短暂，只是最多短短三、五年的时间，其作为都城的影响几乎不为外界所知，也就失去了继续成为南诏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机遇。

对于《元史·地理志》所记大厘城曾为南诏都城之事，史学界多持怀疑，认为南诏是从太和城直接向北迁都至阳苴咩城，大厘城未做过南诏都城。笔者则认为当确有其事，不然就很难理解异牟寻在对吐蕃惧怕并以之为不安的情况下，会将都城由易守难攻北距吐蕃又远的太和城反北迁至北距吐蕃更近、地形地势比太和城平坦而不易防御且面临吐蕃威胁更大的阳苴咩城，但如若是从大厘城向南迁都至阳苴咩城，则一切疑问及矛盾均迎刃而解，因为至少北距吐蕃远了约二十公里，况且南诏同时在大厘城与阳苴咩城之间新建了三阳城来防御北面吐蕃对都城阳苴咩城可能的威胁。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论及，此不赘述。²¹ 因而大厘城作为都城的特点是由于地形地势平坦使得生活交通等极为便利舒适，其不足之处是不易防守以及距吐蕃太近。

3 阳苴咩城

阳苴咩城位于今大理坝子中部偏南的大理古城及其四周，原亦为河蛮所居之地并亦为洱海坝子的三大城邑之一，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连同太和城、大厘城等被南诏占领。阁罗凤时对阳苴咩城在原河蛮城邑的基础上曾进行过增修扩建，“阳苴咩城……阁罗凤赞普钟十三年甲辰岁所筑，时唐代宗广德二年也（764 年）”²²。唐大历十四年（779 年），诏、蕃联军攻西川为唐军所大败，吐蕃迁怒于南诏，异牟寻考虑到大厘城北距吐蕃太近，惧怕吐蕃威胁到大厘城的安全而为之不安，遂决意迁都。迁往何处呢？迁回旧都太和城罢，太和城已离开几年，其城墙或许已部分损坏，人口或许早已大部迁居至大厘，更主要的是南诏的皇亲国戚们可能在大厘已习惯了舒适的生活，不愿意再回到虽地形地势陡峭易于防守但生活交通等一切都极不方便的旧都太和城去，在要向南迁都以避吐蕃可能威胁的情况下，迁往地势平坦开阔、生活及交通等均与大厘城差不多的阳苴咩城总比迁回太和城要好些。于是异牟寻在阁罗凤增修扩建的基础上对阳苴咩城大兴土木，将都城自大厘城南迁至此，“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²³，并在大厘城与阳苴咩城之间新建了三阳城来防御北面吐蕃对新都城阳苴咩城可能的威胁，从而确保了阳苴咩城的安全。从此以后南诏一直以阳苴咩城为都，其人口逐渐增多，文化亦日趋发达，名声也越来越大，最终成为当时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后来的大理国亦沿袭其为都而至元初灭亡。阳苴咩城作为南诏、大理两代的都城前后达 470 年左右，作为闻名遐迩的西南名城并一直持续至今。可见阳苴咩城作为都城其特点是综合了太和城和大厘城的优势而舍弃它们的不足：太和城是从地形地势来看易于防守，但生活交通不便；大厘城虽生活交通便利但又不利于防守及距吐蕃太近；阳苴咩城则是既生活交通便利，又比大厘城易于防守且距吐蕃远了许多。

从南诏三易其都的原因来看，在太和城是出于站稳根基、巩固统治；迁都大厘城是贪图生活舒适；南迁阳苴咩城则既是为了安全同时也不放弃舒适的生活。

南诏的发祥地本在巍山坝子，它在巍山坝子的巍山图上原已筑有巍山图山城，为何不仍以巍山图山城为都而要北上迁都于洱海坝子呢？从地形、地势来看，洱海坝子西有海拔达 4000 多米的苍山屏障，东、南均有海拔仅 1970 米的洱海、西洱河天堑，东、南、西以山河为界，较之巍山坝子无疑更容易防守，也就是更安全；从经济、文化来看，众所周知洱海坝子的经济、文化等都比巍山坝子要发达先进得多，又处于“古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从风景来看，山清水秀，气候温和；加之洱海坝子的数十百部落互相之间“不相役属”²⁴，便于南诏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洱海坝子都比巍山

坝子更适宜为都，南诏由巍山坝子迁都于洱海坝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必然了。

（二）军事防御城类

南诏在定都洱海坝子后，洱海坝子就成为南诏政权赖以维持和生存下去的心脏地带和根据地，是南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为了确保这一心脏地带和根据地的安全，在东有洱海天堑、西有苍山屏障、南有西洱河波涛滚滚相隔的有利情况下，南诏在洱海坝子的陆地南北两端又先后构筑了多重防御设施，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严密而有效的防御体系——九重城，其目的当然首先是确保都城的安全，其次是要确保洱海坝子这一南诏政权赖以维持生存下去的心脏地带和根据地的安全，使其能以此为基础向四方发展扩张。

关于九重城，笔者已有专文论及²⁵，故此不赘述，现仅简列性质纯为军事防御之诸城：洱海坝子最北端的邓川城、洱海最北端的龙口城、洱海坝子中部苍山三阳峰麓的三阳城和洱海最南端的龙尾城。

（三）祖庙城类

位于洱海坝子南面并与洱海坝子隔山相望的巍山坝子是南诏的发祥地和根据地，“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²⁶，“蒙氏细奴逻自哀牢徙居今府治之西北巍山图山，筑城立国，号蒙舍诏，……又称南诏”²⁷。从这里开始，经过细奴逻、逻盛、盛逻皮和皮逻阁四代的苦心经营，蒙舍诏逐渐发展壮大，先是兼并了在同一坝子北部的蒙嵩诏，进而北上统一了洱海区域，接着统一了全云南，最后其势力北达大渡河南岸，南至越南北部，东抵黔西，西有缅甸北部。

巍山图山城址位于巍山坝子南部西面山上的巍山县大仓乡团山村西的巍山图山上，城因山而名，东南距县城 17 公里，山高出巍山坝子地面约 200 米，城址位居巍山图山山顶上，西边还有更高的天摩山倚靠，东临坝子，山脚下有北南流向的大西河，居高临下，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整个巍山坝子于此一览无遗。

巍山图山城始建、废弃时间唐、宋时期史料无载，但在绘于南诏末期的《南诏图传》上已有巍山图山的记载²⁸，《南诏野史》载细奴逻在“高宗永徽元年（650 年），建都蒙舍川，于巍山筑巍山城”²⁹，此筑城之具体年代似可疑，但蒙舍诏后期在此建城则当没有问题。1958 年，云南省博物馆在此进行试掘，发现南诏有字瓦、瓦当、滴水、鸱吻、花砖和柱础等建筑材料上千件，其中有字瓦上的文字有些与大理太和城的有字瓦同，莲花纹瓦当则与唐都长安城兴庆宫遗址所出类似；1991—1993 年，云南省博物馆在该城址东南约 500 米处又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大量雕刻精美的石雕观音、佛、天王等造像及用砖铺地、规模宏大的寺庙、宫室及塔基等建筑遗址³⁰。

巍山图山城是南诏政权的前身蒙舍诏的最早的城，即便后来定都洱海坝子，但巍山坝子是南诏的发祥地，其政治地位依然特殊和重要，况且“蒙舍川……肥沃宜稻禾。又有大池，周回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属，……然邑落人众，蔬果水浸之味，则蒙舍为尤殷，”³¹说明南诏时巍山坝子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可以由此就近提供给南诏政权及军队等相当数量的粮食，是南诏政权的大粮仓之一，故南诏政权对其亦格外重视，在建政迁都太和城后对巍山图山城当仍继续不断经营扩建，这才留下了如此规模宏大而众多的各类宫殿、寺庙及塔基等建筑遗址，而这些寺庙、塔基等宗教建筑遗址是不可能建造于南诏政权建立以前的，在此之前佛教尚未传入云南，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南诏中后期左右。当然，此城在南诏政权建政后的功能可能主要限于对祖先的祭祀怀念，这从大量的寺庙塔基遗址即可看出，至于宫室建筑遗址，则可能是用于南诏王室成员来此祭祀时的居所及南诏派遣驻扎在此对蒙舍故地进行管理的官员的衙署和居所。

另外附带提一点，南诏考古迄今有两大未发现之谜，一为南诏王陵，二为南诏货币。有人认为南诏王陵应主要着眼于在洱海坝子内调查寻找。笔者则以为应主要着眼于巍山坝子，正如上边所述，巍山坝子是南诏的发祥地和根据地，巍山图山城的功能在南诏建政后可能主要限于对祖先的祭祀怀念，加之受汉文化“叶落归根”观念的影响，此地离洱海坝子又相当近，二、三十公里而已，又是南诏的祖庙所在，所以历任南诏王死后葬于巍山坝子特别是巍山图山城及其附近周围的可能性比较大，况且过去及近年新发现的史料亦有此方面的记载：保和八年（831年），南诏昭成王（劝丰佑）“卒于善阐，葬返蒙舍”³²；“蒙氏国王有王墓于蒙化五印山（在今巍山县境内）崖洞”³³。2002年10月，在由大理州有关部门召开的“南诏大理王陵座谈会”上，笔者的这一看法得到部份与会者的赞同。

（四） 软禁城类

南诏政权是一个奴隶制的政权，在其征服扩张的过程中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先后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少数民族。对于这些被征服的少数民族的处置，南诏政权把他们或者举族另迁他乡，或者把其头领、上层人士及其宗族等集中软禁于距洱海坝子较近而又便于监管的城中“养给之”，使其离开自己的老巢和民族，不可能再死灰复燃反叛。另外，对于一些遭猜忌的南诏宗族，南诏政权亦采用同样的方法予以处置，以便确保其统治的稳固。

从有关史料来看，此类性质的城主要有两座：

1 白崖城

白崖城位于与大理坝子也仅一山之隔的弥渡坝子西北部的红岩镇西北约2公里的古城村前之缓坡地带，西依高山，东临坝子，西高东低。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中有“县西石崖斩绝，其色如雪，故曰白崖”³⁴的记载，白崖城之名由此而来。

白崖城地区是传说中的“白子国”的统治中心，唐大历七年（772年）阁罗凤曾对此城加以扩建³⁵。此城的用途之一为监管软禁被征服俘虏的异族头领、上层人士及其宗族和遭猜忌的南诏宗族，如异牟寻就将战败而原居住于滇西北的顺蛮王傍弥潜宗族南迁至白崖城监管软禁，“顺蛮，本乌蛮种类，……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虏其王傍弥潜宗族，置于云南白崖养给之”³⁶；阁罗凤也曾将其猜忌的姻亲时傍迁至白崖城监管软禁，“时傍母，蒙归义之女，……时傍……后为阁罗凤所猜，遂迁居白崖城”³⁷。

2 巍山图山城

巍山图山城在主要功能是用于祭祀怀念祖先的同时，也象白崖城一样用于监管软禁被征服俘虏的异族头领、上层人士及其宗族和遭猜忌的南诏宗族，原居住于滇西北的施蛮王寻罗并宗族在战败后就被异牟寻迁至此城，“施蛮，本乌蛮种类也。……贞元十年，南诏攻城邑，虏其王寻罗并宗族置于蒙舍城，养给之”³⁸，皮罗阁也曾将战败的三浪诏之一的施浪诏主施望欠置于此城，而施望欠曾将其女遗南嫁与皮罗阁，“施浪一诏也。诏主施望欠……有女名遗南，以色称，却遣使求致遗南于归义，许之……，（施望欠）终于蒙舍”³⁹。

白崖城与巍山图山城距南诏都城都仅几十公里，与洱海坝子隔山相望，南诏将其征服俘虏的异族上层人士和遭猜忌的南诏宗族等置于此二城，使他们既远离老巢无法再与原部落的部下联络造反，又便于就近软禁看守，但又不是软禁在洱海坝子使南诏统治者成天见了心烦，如果软禁在洱海坝子还可能让他们有里应外合谋反的机会，从心脏地带威胁到南诏政权的安全，分开软禁又断了其死灰复燃反叛的念头和可能，确保南诏政权对其征服地区的稳固统治。至于为什么南诏政权不把所有被征服的异族上层人士及其宗族和遭猜忌的南诏宗族等全部集中监管软禁养给于一城而是两城（如贞元十年同时被征服的施蛮、顺蛮就分别被置于二城而不是同一城），这大概是考虑到将这些入集中于一城反给其人多势众聚集谋反的机会，不如分

两城软禁以减少其势力，譬如时傍在被迁居于白崖城后仍不死心，复与剑川矣罗识、神川都督等谋反，后事泄而被杀，“时傍与其谋，……谋泄，时傍被害”⁴⁰。

（五）封邑城类

南诏政权是一个奴隶制的政权，对于皇亲国戚和有功的文武官吏等，都分封授予数量不等的“官给分田”等作为封邑来奖赏。从有关史料来看，这类封邑所需的田地主要在勃弄川即弥渡坝子，因此地物产丰富，沃野百里，与洱海坝子仅一山之隔，也便于就近管理，有的皇亲国戚和文武官吏等还在此有相当数量的建筑。“勃弄川，……川东西二十余里，南北百余里。清平官以下，官给分田，悉在。南诏亲属亦住此城傍……，阁罗凤庶弟诚节母子旧居也。”⁴¹ 大片沃野良田被分封赏赐给南诏大量清平官以下官吏作为田庄，并可以由此就近提供给南诏政权及其军队等相当数量的粮食，也是南诏政权的大粮仓之一。由于这里还软禁看守有被南诏征服俘虏的异族上层人士和遭猜忌的南诏宗族等，为了加强管理，南诏政权曾对白崖城进行扩建，并当派有官吏在此，（“独锦蛮者，……李负蓝，贞元十年，为大军将，在勃弄川为城使等”）⁴²，既软禁看守被南诏征服俘虏的异族上层人士和遭猜忌的南诏宗族等，又可对南诏王分封赏赐的皇亲国戚和有功的文武官吏等的田庄进行管理，可谓一举数得。

二 层次划分

南诏在洱海区域的这十来座城址，大多数在洱海坝子，少数在洱海坝子外围南面。从其平面分布位置来看，根据上述的分类，这五类城址由内向外又可归纳为三个层次。

1 第一层次：位于洱海坝子的中部，包括太和城、大厘城和阳苴咩城，都曾先后作为南诏政权的都城，是南诏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2 第二层次：主要位于洱海西侧的陆地南诏都城的南北两端（只有三阳城位于大厘城和阳苴咩城之间），包括北面的邓川城、龙口城、三阳城和南面的龙尾城，为第一层次的军事屏障，其职能是从陆地上拱卫第一层次这个南诏都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安全；

3 第三层次：位于洱海坝子外围南面与洱海坝子仅一山之隔的巍山坝子、弥渡坝子，包括白崖城、巍山图山城，其一城所兼的职能较多，在作为祖庙或封邑的同时，还兼有监管软禁被征服的异族上层人士及其宗族和遭猜忌的南诏宗族等的，是南诏政权中心就近的稳固的后勤基地和大后方。

从各类城的性质功能来看这三个层次，可以发现外层是逐层向内递进为内层服务的，其用意和目的只有一个，保证都城的安全和让南诏贵族的生活舒适，使南诏政权得以维持巩固下去。

三 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将南诏在洱海区域的诸城址依其功能性质的不同分为五种类型，即：1. 都城类，含太和城、大厘城、阳苴咩城三城；2. 军事防御城类，含邓川城、龙口城、三阳城、龙尾城四城；3. 祖庙城类，仅巍山图山城；4. 软禁城类，有白崖城、巍山图山城二城；5. 封邑城类，主要为白崖城。其中有的城曾先后或同时身兼两类城之职，但它有其主要职能，如巍山图山城主要为发祥地的祖庙之城，白崖城主要为封邑之城，但此二城同时也兼有看守软禁被南诏征服俘虏的异族上层人士和遭猜忌的南诏宗族等职能。

在分为五种类型的基础上，对洱海区域南诏的十来座城址的平面分布区域又可归纳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居于中心区域的都城类，是南诏政权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是重中之重，尽管南诏政权曾先后几易其都，但都是在洱海坝子内迁来迁去，因为洱海坝子四周都有天险为屏障，安全没有太大的问题；军事防御类的城位于第二层次，从陆地南北两面环绕

拱卫保障着都城类这个南诏政权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安全；第三层次则为洱海坝子外围南面的祖庙城类、软禁城类和封邑城类等，它们位于洱海坝子外围南面与洱海坝子仅一山之隔的巍山坝子和弥渡坝子，都是南诏政权的后院，被南诏征服俘虏的异族上层人士和遭猜忌的南诏宗族等均被看守软禁在此，这当是出于洱海坝子自身的安全而又便于就近监管的原因，同时这两个坝子地形一马平川，环境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沃野良田，物产丰富，其可耕地远较洱海坝子为大（洱海坝子南诏时较今要小些，这从太和城城墙的东端距今洱海的西湖岸线已有近 300 米的距离即可看出，当初太和城城墙的东端至少是到洱海边的，其原因张增祺先生已有论述⁴³，况且洱海坝子地势为苍山的冲积缓坡，不如巍山坝子和弥渡坝子一马平川易于耕种），是南诏政权最近的两大粮仓，也易于使远离了老巢而被就近看守软禁在此的异族上层人士和遭猜忌的南诏宗族等乐不思蜀，不复再有死灰复燃反叛的念头和这种可能，因而这两个坝子成为南诏政权统治中心身旁稳固的后勤基地和大后方。

五种类型、三个层次，此即为洱海区域南诏诸城址的功能、性质和平面分布层次之考古学的梳理分类归纳结果。五种类型体现了南诏政权根据地理环境的不同和自身政权的需要而赋予各城不同的功能性质，三个层次则在平面上展示了南诏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而对安全及后勤的规划和考虑。无论是五种类型还是三个层次，其目的只有一个：保证南诏政权统治的稳固长久和满足其生活的舒适享受。从客观效果来看，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的。

参考文献

- ¹ 云南人称山间盆地为坝子。
- ² 何金龙. 南诏都城防御体系“九重城”的梳理研究[A].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边疆考古研究[C] (第三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215-228
- ³ 新唐书·南蛮传[M]. 见方国瑜主编. 云南史料丛刊[C]. 第 1 卷,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389.
- ⁴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44.
- ⁵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85.
- ⁶ 木芹. 南诏野史会证[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53.
- ⁷ 旧唐书·南诏传[M]. 见方国瑜主编. 云南史料丛刊[C]. 第 1 卷,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374.
- ⁸ 元史·地理志[M]. 见方国瑜主编. 云南史料丛刊[C]. 第 3 卷,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82. 对于大厘城曾为南诏都城一事, 尽管《元史·地理志》有载, 但史学界一般持怀疑态度, 笔者认为确有其事, 详见何金龙. 大厘城为南诏都城考[J]. 云南文物, 2000 (2).
- ⁹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理太和城遗址调查勘探报告》, 《云南文物》1999 年第 2 期。
- ¹⁰ 尤中: 《楚古通纪浅述校注》第 41 页,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 ¹¹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92.
- ¹²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04, 185—186.
- ¹³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92.,
- ¹⁴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86.
- ¹⁵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92.
- ¹⁶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92.
- ¹⁷ 元史·地理志[M]. 见方国瑜主编. 云南史料丛刊[C]. 第 3 卷,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82.
- ¹⁸ 读史方輿记要[M]. 见方国瑜主编. 云南史料丛刊[C]. 第 5 卷,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767.
- ¹⁹ 元史·地理志[M]. 见方国瑜主编. 云南史料丛刊[C]. 第 3 卷,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82.
- ²⁰ 读史方輿记要[M]. 见方国瑜主编. 云南史料丛刊[C]. 第 5 卷,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767.
- ²¹ 何金龙. 大厘城为南诏都城考[J]. 云南文物, 2000 (2) .
- ²² 王叔武. 大理行记校注[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6: 18.
- ²³ 资治通鉴[M]. 见方国瑜主编. 云南史料丛刊[C]. 第 1 卷,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632.
- ²⁴ 杜佑. 通典[M]. 见方国瑜主编. 云南史料丛刊[C]. 第 1 卷,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452.
- ²⁵ 何金龙. 南诏都城防御体系“九重城”的梳理研究[A].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边疆考古研究[C] (第三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215-228.
- ²⁶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10.
- ²⁷ 景泰. 云南图经·蒙化府建制沿革[A].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C]. 第 6 卷,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0: 84.

-
- ²⁸ 尤中. 燹古通纪浅述校注[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178.
- ²⁹ 木芹. 南诏野史会证[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36
- ³⁰ 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巍山巍山图山南诏遗址的发掘[J]. 考古, 1959(3)
- 云南省博物馆巍山考古队. 巍山巍山图山南诏遗址 91 年——93 年度发掘综述[J]. 云南文物, 36 期。
- ³¹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97。
- ³² 元·张道宗. 纪古滇说集[M].
- ³³ 大理州文联. 大理古佚书钞[C].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52。
- ³⁴ 王叔武: 《大理行记校注》第 12 页,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
- ³⁵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203。
- ³⁶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52。
- ³⁷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95。
- ³⁸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50。
- ³⁹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07。
- ⁴⁰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95。
- ⁴¹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204。
- ⁴²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35—136。
- ⁴³ 张增祺. 从古遗址、古墓葬的分布看洱海区域地震和现代构造运动的关系[A]. 地震与地震考古[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8。

A Classification of Nanzhao's Ancient Town Remains in the Erhai Lake Area

He Jin-long

Abstract: There are nearly 10 ancient town remains in the Erhai Lake area. They have different functions and features,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5 categories: 1. capital towns, 2. military towns for defensive use, 3. family temple towns, 4. towns for house arrest, 5. feudal towns.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s,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3 kinds: 1. capital town severed as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center; 2. military works for guarding the capital town; and 3. towns as rear bases. No matter how to classify them, they share the same purpose: to solid the power of Nanzhao Kingdom to ensure the rulers' ease and comfort. The purpose did come true.

Keywords: Nanzhao; Ancient Town Remains; Erhai Lake Area; Classification

收稿日期: 2007-03-08

作者简介: 何金龙(1957-), 男, 汉族, 现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云南古城址方面的野外考古及研究。